

漫漫诗词情

苏轼

桃花潭水 / 著

〔北宋〕李公麟 插图

一点浩然气，
千里快哉风



旷世奇才，
一个充满智慧的
清朗词人。

苏轼

一点浩然气， 千里快哉风

桃花潭水／著
【北宋】李公麟○插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轼：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 / 桃花潭水著. —
哈尔滨：哈尔滨出版社，2017.6
(漫漫诗词情)
ISBN 978-7-5484-3388-0

I. ①苏… II. ①桃… III. ①苏轼 (1036-1101) —
宋词 - 诗歌欣赏 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85149号

书 名：苏轼：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

作 者：桃花潭水 著
责任编辑：李金秋 滕 达
责任审校：李 战
装帧设计：上尚装帧设计

出版发行：哈尔滨出版社 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社 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：150028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：哈尔滨报达人印务有限公司
网 址：www.hrbch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E-mail：hrbchs@yeah.net
编辑版权热线：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销售热线：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邮购热线：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87900256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：14.5 字数：189千字
版 次：2017年6月第1版
印 次：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84-3388-0
定 价：32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，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 服务热线：(0451) 87900278



苏轼：一点浩然气，千里快哉风

序 言

人，紧握双手而来，摊开双手而去；在自己的哭声中来，在别人的泪水中去。这样一想，似乎人这匆匆的一生不过如混沌的过眼云烟，品出的只是一丝悲凉。然而，我更欣赏东坡以“人生如梦”来作比。人生如梦，只有醒来的人，方可真正看透世间百态，活出自由的灵魂。

最富有智慧的东坡，是清醒的。他的一生在波澜诡谲的宦海中浮浮沉沉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然而，对他来说，一花凋零，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丝毫。他那文思如泉涌的才情，每每喷涌而出，挥动如椽之笔，如同儿戏一般轻松自如，令人拍案称奇。天马行空的思想，随遇而安的心态，无论怎样的忧患来临，他总能一笑置之，安之若素；每有得于心，把酒临风，绝妙诗文倚马可待。

我总觉得东坡像一个丰富多彩的万花筒一般美妙。这个多才多艺的天才，他的处世态度又是那样潇洒自如，让后人望尘莫及，“我们未尝不可说，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，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，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，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的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酿酒的实验者…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，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，是月下的漫步者，是诗人，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”

可是，这些都还远不足以勾勒出东坡的全貌。他的内心

实在太广阔了，辽远得像天空，一望无际，深邃得如大海，无法见底。

有着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的东坡，内心又是那样悲天悯人。正如他曾对弟子由说的：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。”他行在漫漫人生路上，爱在左，同情在右，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将这本是平淡的旅程，点缀得花香四溢。即便在大雨的“穿林打叶声”中，也波澜不惊地“吟啸且徐行”，穿枝拂叶，踏着荆棘，虽也有痛苦，有泪可落，却不悲凉。

所以，东坡总有办法过得快乐，无所畏惧，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，干净磊落，潇洒痛快。悲观的人，总是先被自己打败，然后才被生活打败；乐观的人，先战胜自己，然后战胜生活。悲观的人，所受的痛苦有限，前途也有限；乐观的人，所受的苦难无量，前途也无量。东坡充满智慧的眼睛早已看到，真正的人生，总是有他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在前方等待着，与其逃避，不如从容应对。东坡，因为乐观，所以卓越。

如果说人生如戏，可是最聪明的伶人对于下一幕的剧情发展，也常常是茫然无知。生命，只有最最清醒的人，才庶乎可以抽离出来，放松身心，以游戏者的态度欣赏。

从东坡的笔端，我听到了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，有喜悦，有怀恋，有意气风发，有落寞惆怅，有烟雨任平生的疏朗，也有倚杖听江声的孤独。

东坡，真正的智慧之子，虽然无法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，可是他以精彩的人生与旷世的才情，无限地拓展了一位诗人生命的宽度。在夜色中的赤壁，在黄泥坂的小径，在千里快哉风的海面，在山头斜照的背影中，他且行且吟。

听，他来了。

目录

[1-82]

第一章

天易见，见君难

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

对床夜雨听萧瑟

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

十年生死两茫茫

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

春未老，风细柳斜斜

只有多情流水、伴人行

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

天涯流落思无穷

芳心千重似束

天涯何处无芳草

惟有佳人，犹作殷勤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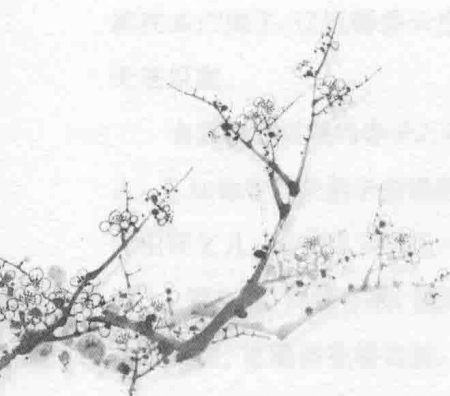
敲门试问野人家

莫忘使君歌笑处

俯仰半年离别

笑渐不闻声渐悄

微笑，笑时犹带岭梅香



目录

[83-144]

第二章

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

一蓑烟雨任平生

多情却被无情恼

问言豆叶几时黄

总是愁媒，欲诉谁消遣

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

似此区区长鲜欢

曲终一拍，待君来

别来相忆，知是何人

对酒逢花不饮，待何时

我思君处君思我

寂寞无人见

为问东风余几许

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

住在潮头来处，渺天涯

枫落吴江冷

真梦里，相对残红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目录

[145-214]

第三章

俯仰人间千古

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

长恨此身非我有

功成名遂早还乡

花不看开人易老

看分香饼，黄金缕，密云龙

破镜重圆人在否

落日有情还照坐

故垒西边，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

多少蓬莱旧事，空回首，烟霭纷纷

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

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

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

休将白发唱黄鸡

也无风雨也无晴

高情已逐晓云空

无限春风来海上

占得人间一味愚

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



在世间参差百态的情感中，“烦恼”会造访每个人的生活，它会易容成不同的样子，比如情伤，比如离愁，比如生老病死，比如仕途多舛。面对那些苦难与纠结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两种，一种是敢爱亦敢恨，一种是超然物外。年轻时，人们大多会选择前者，将日子过成一首抑扬顿挫的激情诗歌。而随着心境的慢慢平和，人们也会向往做好后者。就像穿遍了绫罗绸缎才发现，只有棉的质地使人最舒服。

有一个人，他的诗词最适合在微凉的季节捧起，再沏一壶淡茶放在手边，袅袅绕绕的香气，撩起心底的诗意。不过于浓烈，却也足以吹皱一池春水。

故事，就从那长江说起吧。

乘着小舟，沿长江逆流而上，经过汉口，过了那著名的三峡，拨开重重浓雾，一个神奇秀美的省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，它便是那“天府之国”——四川。沿江而上，在它的西部，是雄伟高耸的峨眉山。就沿着这神秘的峨眉山再往北走，有一户人家，后来，它因“一门父子三词客，千古文章四大家”而为人称誉，这便是苏家。而我们要寻找的，便是主人公——苏东坡的故事。

犹豫了很久，并不知道该如何下笔。因为以东坡的旷世才华，以东坡的高尚人格，我只怕自己稍一闪失，便亵渎了笔下这一传奇般的人物。

说东坡为传奇，毫不夸张。林语堂先生曾经总结过东坡的一生，说他



既当过“高考状元”，又有过偶像崇拜；既喜爱西湖的美景，又不忘河豚的鲜美；既写诗填词作文章，又挥汗弯腰种过田；既荒唐地向神求雨，又严肃地兴修水利；既对亡妻一往情深，又对歌女百般爱怜；既深夜醉酒，又早起灭蝗；既对命运有所抱怨，又对人生充满感激……看他一路走过，犹如欣赏绝美的画卷，倾听起伏的乐章……

这样一个“全才”似的人物，即使在今天也极少见。当一个人的身上有一处闪光点，让众人敬仰不已时，他便已经不枉此生。然而，当他的一生都被聚焦在闪光灯下，不论“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得意，还是“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失落，都被后人寻求、揣摩与回味。

东坡的这本大书，实在是丰富得包罗万象。

丰富得千百年来有多少墨客骚人，愿意倾自己的一生来为他作注，在自己老的那一刻，可以欣慰地想，这一生，在为那样一个旷世才子细批流年。

而东坡的整个人生，也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精彩画卷。从最初展开的那一刹那，便已经注定了此生的不凡。据传，东坡出生的前一夜，附近彭老山上的花草树木一夜枯死。

虽然这很有可能是对东坡充满好感的人们，口口相传的一段充满了美好想象的传言，不足为信，不过，这至少可以说明东坡的魅力实在太大了。

在眉山苏家的老宅子里，一间屋子墙的正中，挂着一张仙人画像，画的是八仙中的张果老。苏家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小康之家，不仅有自己的土地，还有用人可用。

父亲苏洵给他起名为“轼”，当他有了一个弟弟之后，父亲把弟弟唤作“辙”。

这两个字，是颇有一番讲究的。苏洵后来曾写过一篇叫作《名二子说》的文章，专门向外人讲起儿子们名字的含义：

轮、辐、盖、轸，皆有职乎车，而轼，独若无所为者。虽然，去轼，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。轼乎，吾惧汝之不外饰也。

天下之车莫不由辙，而言车之功者，辙不与焉。虽然，车仆马毙，而患亦不及辙，是辙者，善处乎祸福之间也。辙乎，吾知免矣。

名字往往寄托着父母对孩子无限美好的祝愿。他们在孩子出生时，甚至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时，便在绞尽脑汁地去琢磨，怎样才能在那么两三个字中包含他们所有的祝福。

东坡的父亲苏洵也是一样。他希望这个长子将来要好好地做出一番成就，即便不与他人争什么，至少，踏踏实实地自己做好人，走好前方漫长的人生道路。

人生最念少年时，东坡在那花蕾一样的少年时代，不会想到自己的未来会有那么多的风浪在等着他，前方，外面的大千世界，对于小小的东坡，是那么新鲜而陌生。

那时，谁也不知道，北宋的文学，最终会因他的存在而大放异彩。

无忧无虑的日子总是过得最快，童年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真正的漫漫人生路。

多年后，东坡于烟雨暮春登超然台，吟唱一句“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。词间有淡淡的惆怅，更多的是一股卓立于人间的超然。究竟是什么，让他把生活参悟得如此透彻？

那么，我们这些过路人，不妨坐下来，生一炉心火，萃取醉人的茶香，再取些灵魂的甘露，酿成酒，一边品读东坡的诗词人生，一边把自己平凡的日子，过成嘉年华。



对床夜雨听萧瑟

若提到优雅思念，你会想起谁呢？是那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”的初恋情人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远方亲人，还是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”的结发妻子？或许，这些感觉，在你的生命里都曾经出现过，你为它们欢乐过，为它们痴狂过，为它们哭泣过。

元好问的那一句词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：“问世间，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”

其实，还有一种优雅的思念。

那思念，不是缠绵悱恻，不是纠结无度。

那思念，里面有着永远自然的感情，纯洁无瑕，又历久弥新。

那思念，是永远有人在背后默默地为你付出，默默地为你祝福。

那思念，它不需要什么海誓山盟，不需要什么与子偕老。

那思念，它有一个很温馨的名字，叫作：手足情。

清颍东流，愁目断、孤帆明灭。宦游处、青山白浪，万重千叠。

孤负当年林下意，对床夜雨听萧瑟。恨此生、长向别离中，添华发。

一尊酒，黄河侧。无限事，从头说。相看恍如昨，许多年月。

衣上旧痕馀苦泪，眉间喜气添黄色。便与君、池上觅残春，花如雪。

初次读到东坡的这首词时，并没有留意它的名字。被它吸引的，是“对



床夜雨听萧瑟”一句。本来，夜雨是最容易让人惆怅的。然而，那一夜雨静谧中的沙沙声，让人听起来是那样的清爽、那样的惬意，心有灵犀的沟通不需要什么刻意思考，不需要字斟句酌地费尽心思考虑怎样表达，一切的一切，是如此的自然随和。

这情景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李商隐那缠绵的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的诗句。然而，东坡的这首《满江红·怀子由作》，所忆的却不是爱人之间的呢喃，而是“怀子由作”——兄弟间的秉烛夜谈。

或许是上帝怕人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单寂寞，所以，给了他们骨肉兄弟。

记得小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电影，也是一部感人泪下的片子，就叫作《手足情》。

泽、聪和妹妹的父母在十五年前被人杀害，这对三个小孩子来说，几乎意味着天已塌下来。

从此，在这茫茫人海里，哪里还会有有人在夜晚为他们点亮一盏明灯，在床头慈祥地讲起那森林中美丽的童话故事，哪里还会有周末和父母开开心心地去郊游、踏青，无拘无束地在他们的怀里撒娇的快乐？

哥哥泽似乎一夜间长大了，他那双曾经干净清澈的眸子，一夜间，变得沉重而忧郁。

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够健康地成长，泽，这个过早成熟懂事起来的大男孩，忍痛将他们送到了别人家里。

三兄妹从此分离，分别之际，三个小孩子抱头痛哭。

转眼间，十二年就过去了。已在国外留学毕业的聪回到香港，开始了他寻找失散的哥哥泽、妹妹青的路程。还好，妹妹很快就被找到了，可是，哥哥泽却一直没有音讯。

原来，当年泽在弟弟妹妹离开后，自己也逃离了孤儿院，辗转多年，吃尽了苦。

造化弄人之外，上天也给人以戏剧性的生活情节。终于有一天，兄妹三人再次相见，相认。



经历了纠结、痛苦、危难，团聚后的他们发誓，再也不分开，一起在生活的路上肩并肩地走下去。

影片感人至深，可是我叙述起来，实在无力，深深留在心中的，是一份感动。

就在这璀璨的中国文学史上，有这样一对兄弟，他们的手足情成了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。

这一段佳话，和两个旷世才子有关。其中的一个，后来人们亲切地唤他作：苏东坡，另一个，是在诸多名篇中出现的子由。

在眉山的苏家，和东坡一起长大、读书，而且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，就是他弟弟苏辙了。

这里，是他们儿时一起嬉戏玩耍的故乡，也是他们初读诗书，渐渐地认识这个世界的地方。

我常常在想，人的一生中，除了爱情，恐怕最深的要数手足情谊。这个人，他几乎了解你的所有，无论你的快乐还是忧伤，无论你的过去还是未来。

在你的童年，这个人和你一起玩耍，雨天里，你们一起趁大人不注意，跑到外面去踩泥巴。在学校犯了错误，回来互相帮忙瞒着。长大了一些，心里有了默默喜欢的人，小心翼翼地装在内心深处，唯一可说的，可能就是你的这位小兄弟，或者小姐妹。当有一天你走向成年，在风风雨雨的人生路上相互扶持的，终其一生还是他。

在忧伤时，两个人可以互相慰藉；在患难时，兄弟之间还可以互相扶助。有这样一位兄弟在东坡的人生里，真是他的一大幸事。

即便在成人之后，兄弟两人不得不分开，有时相隔几城，有时相隔天涯，可是无论身在哪里，总会心心相印。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确实是一句颇给人带来安慰的诗句。

离别之后的兄弟，彼此还会相会于梦寐之间，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。甚至在中国这样的伦理道德之邦，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，也是绝不寻常的。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，稳健而实际，在官场上竟比兄长得意，



官位更高。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，子由冷静而机敏，每向兄长忠言规劝，兄长颇为受益。

当少年时在眉州的他们，共同在家读书时，东坡对弟弟来说不但是同学，而且是良师。后来，他在写的一首诗里说：“我少知子由，天资和而清……岂独为吾弟，要是贤友生……”

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写道：“我初从公，赖以有知。抚我则兄，海我则师。”

在被调遣到一个又一个偏远的小城时，东坡想着，要怎样绕道去见见子由；在那场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牵动朝野上下的时候，东坡在狱中写信寄子由：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

就在之后东坡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宦海浮沉，一度被流放的时候，走到天涯海角，他仍然念念不忘的，永远是子由。

如果说，有井水处，皆有柳三变的词，那么对于苏东坡来讲，他所到之处，便有怀念弟弟子由的词。

血浓于水，当经历了人生的沧海桑田，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骨肉同胞？

我常常羡慕那些在这个时代里还有着一脉相承的兄弟姐妹的朋友，羡慕他们那与生俱来的亲情。无论富贵贫穷健康患难，都会一生与他们一同快乐忧伤，有分担，有共享。

“一尊酒，黄河侧。无限事，从头说。相看恍如昨，许多年月。”这句词，似曾相识。东坡怀子由，耳边回荡的韵律有种强烈的贴近感，让我一下子不由自主地进入词里莫名的寂寥中。舒缓的节奏中规中矩，悦耳，却也寻常。

其实，人人皆可见的寻常，最是幸福感情之一。



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



近来常看到有人写东西用《百年孤独》开篇似的叙述：“许多年之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，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读到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时，我所联想到的周郎形象，竟是年轻时的东坡，那“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”的自信潇洒，那“羽扇纶巾”的雄姿英发，这些不能不让我去猜测东坡笔下的周郎，是他的“夫子自道”。许多年之后，东坡面对滔滔的江水作这首词时，是否也会想起，他父亲带他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出江陵，踏上去京城的路，初次在北宋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便出手不凡的那个春风得意的季节？

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”。在李白的笔下，那江陵天堑一样的风景让人充满了遐想。两岸巍峨高耸的山峰，浪奔浪流的江水，还有总是雾气弥漫的江面，让人读来便觉得仿佛置身仙境一般。

或许那蓬莱仙山，也不过如此吧。

东坡的成长环境是其乐融融的，毕竟，家族还是蛮兴旺——至少在当地来说。所以，在少年时代他便受到了很好的教育，加上小东坡天资聪颖，读起书来颇会举一反三，很是得长辈和小朋友的喜爱。

待东坡和子由都长到二十多岁的时候，父亲便有了更深一步的考虑，他深知儿子们的才华，尤其是长子苏轼的满腹才学，如果就这样一直留在家乡，未免太可惜。他本是一鸿鹄，怎能如那些燕雀一般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老死于屋檐下呢？